

场景在变,团圆不变——

为什么上海人今年流行去酒店过年?

◆卜 翌



这两年,“没有年味”几乎成了一句年终感叹。过去人们习惯把年味寄托在爆竹烟花、走街串巷、灶火酒菜和邻里亲朋的往来上。当城市高楼林立、生活节奏趋快,传统的过年方式被打散,年味似乎也随之稀释。春节期间去豫园老城厢走一走,或到外滩看灯,成了许多人对“年”的想象补丁——仿佛只有集中在这些有故事有历史的特定地标景点,春节才真正落地。

然而今年,城市显然更主动地迎向春节——随处可见的生肖主题装置,商场中庭高悬的灯笼和福字、橱窗里流动的东方色彩、街区拐角处的华丽灯阵,让年味在打卡景观中形成流动的氛围。

“在酒店过年”的潮流更是悄然兴起。这个原本属于差旅、商务或度假的空间,如今俨然成了春节的“新家”,正通过海派逻辑的重构,将逐渐流失的仪式感重新请回都市人的生活中。

许多家庭选择除夕当天入住酒店,亲友齐聚,在大堂或宴会厅摆开圆桌吃年夜饭;饭后一起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守岁,零点发红包;次日清晨再在餐厅共进早餐,互道新年好。形式看似现代,内核却极为传统——团圆、守岁、拜年,一样不缺。

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去酒店吃年夜饭只是被认为是图省事的选择。但今年,这种观念发生了有趣的更迭。在酒店大厅,数个家庭共聚一堂,陌生人之间的寒暄与熟人间的推杯换盏交织在一起,久违的壮观桌席复刻了记忆里客堂间的闹猛。年夜饭不再是关起门来的小家聚会,而成为一场盛大的、带有表演性质的集体庆典。这种氛围,恰恰是那些感叹“没年味”的城里人最渴求的。

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个困境在于,仪式正在消失,节日被假期化,传统习俗被简化成拍照背景。酒店过年的兴起,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口——因其提供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节日空间。

如果说传统家庭年夜饭的核心是“操持”,那么酒店式过年的核心更像是“相聚”。其实这也回应了当代家庭结构的变化——独生子女一代成为父母,祖辈年纪渐长,居住面积有限未必能容纳多人久聚。酒店提供了一个中性的场所,让分散在城市不同角落的亲人会合。没有谁是主人,也没有谁是客人,大家在同一屋檐下共享空间与服务。某种意义上,这是一种更轻松的团圆。

酒店不仅提供了一个物理上的住所,更提供了一个相对专注、纯粹的情感区域。人们把柴米油盐酱醋茶打扫之类的烦琐工作交给专业团队,把时间留给了家人。大家不再分散在厨房与客厅之间,人们在这里暂时放下工作与琐事,进入一种被节日包围的状态。真正的“拜年”也因此在此轻松的氛围中尤为真诚。

有人说,这不过是消费升级,是把春节变成一个“高端套餐”。但品评之后,会发现酒店并没有削弱年味,反而在努力将其发扬光大。真正让酒店春节显出质感的,是其对

“年文化”的主动策划。

第一重感知便来自视觉。人们步入酒店,春节的气息已在空间中铺陈开来。大堂与庭院不再只是日常的通行之所,而变身节庆叙事的现场。各家酒店的年节陈设,早已超越春联、灯笼、金元宝一类的符号堆叠,更像各自的主题展览——或以海派年景为主题,将灯饰置于石库门院落意象,在砖墙与光影间怀旧古早年味;或者取意“山海迎春”,以竹编结构和流线灯带搭建立体生肖景观,偏重自然素材与当代设计的融合;还有围绕“福至万家”主题打造互动墙面,宾客可将亲手写下的新年愿望放进装置之中……无论是东方审美,还是西式解构,抑或是多媒体沉浸体验,这些新春空间表达都不再只是节日装点,而成为酒店文化身份的呈现。

在此之外,更进一步的,是活动与仪式的加入——写春联、拓福字、做香囊、制红包……“过年”的“过”,原本就是一个动词,是要去做、去参与、去相聚的。酒店里这些活动,让年味从墙上的装饰回到了人的手里、心里。

不少高端与精品酒店专程引入非遗项目与传统手作,邀请传承人进驻庭院或大堂,设置临时工坊,让宾客在真实的材料与技艺中触摸传统:有人体验“金箔拓福”,学习在红纸之上按压出鎏金纹样;有人亲手缝制香囊,将艾草、丁香、陈皮等草本填入其中,同时聆听老师讲解其驱疫避秽的民俗寓意;写春联时,特邀的专家和还会讲解对仗与平仄,追溯门神与桃符的历史渊源;还有剪纸、糖画、面塑……

酒店正在成为现代城市的“民俗方舟”,在海派文化的设计框架下,通过色彩心理学、空间叙事学、非遗交互等手段,为流失的年俗提供了复兴和传承的空间。城市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,三代同堂不再常见,许多传统技艺与节庆细节缺乏传承条件。酒店以商业化的方式,将民俗元素重新组织、包装、呈现,当然带有消费属性,但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与再现了仪式。人们在这里获得的不仅是便利,更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节日体验。

老人们在拙朴的手工中寻回了旧时的笃定,中青年在投入陪伴中多了几分欣赏的目光,而孩子们在欢闹新奇间亦有学习。

当清晨阳光透过酒店窗帘,家人们在餐厅互道“新年好”,孩子们捧着昨夜收到的压岁红包跑来跑去,长辈笑着互道来年的期许——那一刻的年味,并不亚于记忆中的老屋与巷弄。

事实上,年味不在于守旧,而在于守心。城市在变,生活方式在变,春节也在变,岁序常易,场景焕新,也在创造记忆重建仪式,但只要团圆和祝福的心意不变,就是好好过年了。

从科幻意象到未来产业

◆陈 韬

1902年,赫伯特·威尔斯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孕育了《现代乌托邦》的思维雏形,为未来学埋下种子。此后,从托夫勒的《第三次浪潮》到类脑计算、量子计算等概念的萌芽,未来学正从科幻推演演变为战略研判。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,随后《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央地政策密集出台,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更是就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进行集体学习。可见,“昨天的不可能”正加速成为“明天的基础设施”,未来产业正在成为掌握全球产业竞争主动权、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根基。

《意见》指出,未来产业是“由前沿技术驱动,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,是具有显著战略性、引领性、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”。现代化产业体系由“传统—新兴—未来”构成,未来产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必须在技术路线尚未明朗、商业模式尚未成形的情形下,做出资源投向的战略抉择。对此,科幻意象提供了快速触达未来产业的思维通道。

未来产业为何需要科幻认知的介入?

首先,未来产业的战略性,根植于对国家发展态势的深层预判。把握未来产业的时代表脉,等同于抢占新质生产力范式与文明代际跃迁的制高点。回望历史,英国踏准蒸汽技术成为工业革命引领者,美国依靠电力、内燃机、计算机拥抱了全球产业先机。而今,美国发布《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》,欧盟布局《欧洲新工业战略》,量子科技、生物制造、脑机接口等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核心战场。由于难以同时所有前沿领域保持领先,战略取舍需要基于何种未来更值得押注的客观判断。科幻意象能够让各类未来提前降临,让决策方在假想实验中权衡取舍。从阿瑟·克拉克的太空电梯到刘慈欣《球状闪电》的量子塌缩,科幻意象虽无法承诺未来产业必然成功,但构成了未来置信的“战略预判基础设施”。

其次,未来产业的引领性,体现为技术突破、资本协同的系统赋能。技术尚在襁褓,为何资本能预见其引领?何种机构愿意投资尚未验证,甚至未明确技术路线的赛道?引领性不仅关乎技术潜力,更关乎被集体认可的产业愿景。作为产业愿景的核心媒介,科幻通过《2001太空漫游》《星际迷航》等数十年文学与影视叙事,将人机交互等可能性植入科研预判。当技术验证时,产业与资本能迅速助力平板电脑、翻盖通讯器等实现“惊险一跃”。因此,未来产业的引领性具有双重内涵:在技术层面,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正向产出;在认知层面,是从科幻叙事到技术共识的反向建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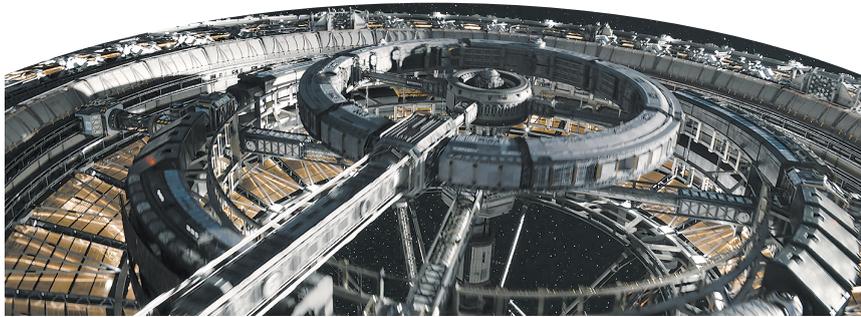
再者,未来产业的颠覆性,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渐进式创新。电动汽车并非优化的内燃机汽车,而是全新动力系统构建的整车架构;量子密码突破了传

统密码的逻辑;区块链并非更安全的数据库,而是对中心化逻辑的根本性质疑。未来产业的突破往往涌现出创造性破坏,迅速催生新产业体系,重塑经济社会结构。对此,科幻意象提供了颠覆性技术的早期预判与产业适配。《我,机器人》将无人驾驶概念向公众灌输了七十余年;SpaceX将战略重心从火星转向月球时,公众不因商业航天的变化而怀疑,这并非一夜之间接受了产业布局蓝图,而是在无数太空科幻作品中完成了对星际演化的漫长适应。可以说,未来的颠覆性在现实来临前,已在群体脑海中思索了千百余次。

最后,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,是其最易被误解的特征。不同于可度量、可对冲的风险,不确定性是连概率分布都无法感知的状态。以量子信息为例,若P=BQP被证明成立,量子计算机将步入死胡同;超导、量子阱、光子量子者胜出,商业化路径如何演变,并无确定答案。但是,科学界并未因此止步,因为“不确定”不等于“不值得”。科幻叙事对于不确定性的态度较为辩证,从不承诺这就是未来,始终保持假想实验的弹性与谦逊,既不因不确定而却步,也不因未知而冒进。这种清醒认知与开放期待,构成了科幻与未来产业的核心关联,助力后者从资源投入多少,转向如何获得基于未知的帕累托最优解。

1869年以来,空间站、潜艇、直升机被科幻预言,接着坦克、雷达、基因改造、VR眼镜成为幻想载体,之后太阳风宇宙飞船、3D打印、计算机病毒、赛博空间成为科幻意象。可见,科幻假想与未来预言构建了一条逻辑清晰的赋能之路。一方面,聚焦未来制造、未来信息、未来健康等方向,以科幻作品为支点推进场景对接,成为跨界融合的模式。另一方面,科幻不仅仅做到被动投射,去年国星宇航的“三体计算星座”发射入轨,取的正是刘慈欣笔下地球文明计算阵列的名字,启发了工程师探索“算力离开地表”的多重可能。去年底,Meta Thinker人机共生全球机器人博览艺术展上40余款人形机器人的互动演绎,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驻足思考。这些揭示了想象与现实的辩证关系:科幻作品不仅是事关未来产业的假想解释,也能成为未来世界的直接对话者。

未来产业与科幻意象的关系并非单向投射,而是双向塑造、递归迭代。二者螺旋交织,如同一只背负城市飞驰的独角兽,既蕴含科幻留给未来的隐喻,也折射产业反哺科幻文化的光芒。我们并非站在未来回望今天,也不是站在今天空想未来,因为手中不仅有公式与演算,还有自柏拉图的“亚特兰蒂斯”到凡尔纳的《地心游记》。这些科幻意象无法消除不确定性,但它们能在文明尺度上帮助战略规划者理性权衡,在系统性、全局性、长期性的未来产业培育之路上,以更宽广的姿态拥抱前沿领域的碧海蓝天。



扫一扫
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